

加里肋亞的召喚

捕魚奇蹟中的伯多祿

王振江¹

本文透過兩段聖經文本（路五 1-11、若廿一 1-19）的簡要剖析，嘗試闡釋伯多祿在捕魚奇蹟中的蒙召歷程。由此，作者也期勉每位基督徒在聖召之旅中不忘初心；並將聖召的起點和終向，都置於復活的相遇中。

引言

首先從標題上的「召喚」一詞來破題。義大利語的 *chiamata*，中文可譯為「召叫」、「召喚」等；筆者更傾向於「召喚」一詞，因為它不僅表達來自單方面（單向）的召叫和邀請，更富有一個雙向的動態效應，即蒙召者對所領受資訊的主動回應和答覆。從詞源學來看，希臘語的 *καλέω*（召叫）一詞也包含有這層含義，即天主召請人及人對天主的回應，而這種用法也在宗徒教父們的傳統中得到證實²。在此意義下，「召喚」一詞也更符合本文所要闡述的觀點：伯多祿聖召（奉獻生活）之特色

¹ 本文作者：王振江神父，歸屬湖南湘潭教區，現為羅馬宗座聖十字架大學聖經神學博士生。研究方向：從聖經中的 RUAH 概念來對話中國人的「氣」。

² G. Friedrich (ed.), "καλέω", *Grande Lessico del Nuovo Testamento (GLNT)* vol.4 (Brescia: Paideia, 1965), pp.1460-1461.

——從漁夫到牧人、從聽從到看見、從加里肋亞再重回加里肋亞。

其次，本文主要採取兩段平行的經文：路五 1~11 和若廿一 1~19 的「捕魚奇蹟」。福音書中的伯多祿，形像鮮活、人物豐滿，也具有代表性，不僅有敘述的成分，更有彼此間的對話和互動，藉以幫助讀者深入到人物內心。從直觀上也可發現這兩大傳統的敘述中有許多共同的部分，如：同樣的主角（耶穌和伯多祿）、同樣的教會論背景³、捕魚奇蹟的敘述如出一轍（同一地點，同一方式：宗徒們整夜勞苦，一無所獲；耶穌命令撒網捕魚；宗徒們聽命而行，收穫頗豐，網卻沒破；伯多祿的反應——向主投誠）；最後，它們所涉及到的結局——召喚——則是一個互為補足的「跟隨」⁴。

將這兩個不同傳統的經文放在一起對比，並非是牽強附會的神學辯證，因為兩段不同源流的經文不僅從敘述上遙相呼應，而且神學取向上也似乎彼此相輔相成。

路五 1~11	若廿一 1~19
以耶穌的公開生活為背景	在復活的光照下
伯多祿的首次召喚	伯多祿第二次蒙召
宗徒身分——「有罪的漁夫」(罪人)	宗徒使命——「有愛的牧人」(善牧)

³ J. Ernst, *Il vangelo secondo luca*, vol.1, Friedrich Pustet Regensburg, tradatto da Margherita Dequal (Brescia: Morcelliana, 1985), p.251; G. Zevini, *Commenti spirituali del NT Vangelo secondo Giovanni* (città nuova, vol. 2, 1987), p.314.

⁴ G. Zevini, *Vangelo secondo Giovanni*, p.305.

從上表的對比中，我們也大膽地假設：兩段不同背景的經文是否真有可能對觀比較？在神學上是否有著一致性、互補性？兩個版本中的伯多祿蒙召是否也隱匿著一條由應許到圓滿的動態軌跡？

當然，加里肋亞捕魚奇蹟背景下的伯多祿形像有著太多的課題可供討論⁵，但本文僅著重以伯多祿的蒙召為主軸，並對某些與之相關的論題作概要性介紹，至於其他則不贅言。由於不會面面俱到，因此本文難免多有紕漏。

透過加里肋亞海捕魚奇蹟敘述中所折射出的伯多祿心路歷程，我們嘗試反省與聖召（奉獻生活者）相關的某些特質：聖召本身的救恩性價值；使徒的身分和使命；天主治癒人的方法；天主愛情的專一和鏗而不捨；回應聖召的代價——愛至成傷；復活光照下重回加里肋亞的使命。

一、人物形像

伯多祿這一角色是全部新約聖經中除耶穌之外引述最多的人物。如果算上耶穌所授予他的那個暱稱（*Pétros*），共出現 154 次之多，其中 27 次被冠以希伯來名稱 *Shimon*（*Shim[e]on*）；同

⁵ 如：如何解釋同一敘述會出現在兩個不同的傳統？難道耶穌真的兩次以捕魚奇蹟召喚伯多祿？路加採用了若望傳統，還是若望採用了路加傳統？路加和若望的敘述既然分屬兩個不同的神學和編輯傳統，如何慎重地進行一個平行的對比分析？若廿一章既然為插文，是否影響捕魚奇蹟在神學表達上的整體統一性和連貫性？從編輯批判來看（時間），若望筆下的捕魚奇蹟更為合理？……等。

時，歸於他名下的第二封牧函也引用了 *Symeôn*（希伯來發音）；最後，9 次是引用阿拉美語——*Kefa*（意指「磐石」）⁶。

另外，福音中耶穌有時稱伯多祿為「西滿，約納之子」（瑪十六 17），有時卻是「西滿，若望的兒子」（若一 42，廿一 15~17）。對此，學者們大致有如下的解釋：

1. 聖史瑪竇從阿拉美語兩種形式的名稱表述中選用了一個較短的縮寫：*Bariôn*；這點也可從《若望福音》的希臘譯本——「若望的兒子」——推論得出。因為《七十賢士譯本》在將希伯來語聖經（舊約）翻譯成希臘語的過程中，對此縮寫做了修改。比方：列下廿五 23，就用「約納」替換了希伯來語的「若望」⁷。在《若望福音》的一系列手抄本中，尤其是亞歷山大手抄本，也都證實了這樣的一個拼寫，如此也就自然地影響到了瑪竇本人。
2. 更有學者提出，在斐理伯的凱撒肋亞是耶穌特意選用了簡稱，以便將伯多祿與舊約中的約納先知相提並論；這絕不僅是由於這位古先知同為加里肋亞人⁸，關鍵在於耶穌所要強調的資訊：悔改⁹（瑪十二 39~40，十六 4、17）。換句話

⁶ G. De Virgilio, *La fatica di scegliere* (Roma: Rogate, 2010), p.193.

⁷ 中文版思高聖經翻譯為「約哈南」。

⁸ C. P. Thiede, *Pietro, nuova luce sulla roccia della chiesa* (Padova: Messaggio di Sant'Antonio, 2015), p.17.

⁹ 在約納先知與尼尼微城的敘述中，「悔改」的資訊不只針對當時的尼尼微人，也是針對受派之人約納先知。約納先知雖然蒙召向尼尼微人宣講「悔改」，但也曾一度頑固、執拗，甚至與天主的心

說，耶穌並非真正從血緣上指稱伯多祿是約納（若望）的兒子，更是從使徒職分的考量上預言了伯多祿在其聖召旅程中也將被印上「約納的標記」。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此的稱謂和優待，不僅突出鮮明了使徒職分的特色，而且越發彰顯了主耶穌對鍾愛門徒的先知之愛。

二、加里肋亞的召喚

福音書中對伯多祿蒙召的敘述各有不同的版本，除若一 35~42「由兄長引薦而歸於基督的門下」外，我們尚可找到三組平行對觀的敘述：

瑪四 18~20 // 谷一 16~18	耶穌召喚在海裡撒網打漁的伯多祿及其兄弟
谷三 13~19 // 路六 12~16	耶穌高山揀選以伯多祿為首的十二人
路五 1~11 // 若廿一 1~19	捕魚奇蹟中向主投誠的伯多祿

從源流批判方面，如何解釋同一敘述出現在兩個不同的傳統？捕魚奇蹟下的召喚其真實性到底有多高？這一經驗難道真的發生過兩次？路加採用了若望傳統，還是反之？實際上，對於以上的種種疑問學者們的意見都莫衷一是。有人主張是若望參考了路加的文獻：M. E. Boismard 根據 F. Neiryneck 的意見推

意相悖而行，除非先親身經歷一段「皈依」的路程，否則難以為主代言。

論，路加作品（《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錄》）、保祿書信，以及某些古木蘭團體（Q）的經文，都影響到了若望第二編輯的第二部分，因此，若望筆下的捕魚奇蹟很可能是採用了路加的版本¹⁰。若果真如此，那我們的結論就只能是捕魚奇蹟單單發生過一次。

當然，另有人推斷聖史若望不僅參考了路加的材料，而且參照了整個對觀傳統。J. Wellhausen 指出若望的捕魚奇蹟（廿一 1~13）影射了對觀傳統：路五 1~11；谷六 30~44、45~52；另有某些細節是源自瑪十四 28~33。其他的反對意見則是維護若望傳統的獨有材料，R. Pesch 根據《若望福音》在結構上的傳統二分法（標記之書和光榮之書），對若望筆下的這一敘述進行了區分和解析：標記源流（若廿一 2~4a、6、11）與默示顯現（若廿一 4b、7~9、12~13）；如此一來，也就凸顯出了一個原有的編輯樣板（若廿一 1、5、10、14）¹¹。

（一）路加筆下的「那人、那海、那份應許」（五 1~11）

經文源流

從文本的源流方面，有學者主張聖史路加在馬爾谷（一 16~20，二 13）的基礎上做了重新的編排和調整¹²，特別是第 10、

¹⁰ T. Vaghianti, "Il Sangue di Cristo nella bibbia commento dei Padri della Chiesa", *Vangelo secondo Luca/Giovanni*, vol.6 (città vaticana: LEV, 2012), p.823.

¹¹ R. Fabris, *Giovanni traduzione e commento* (Roma: Borla, 1992), p.1068.

¹² F. Bovon, *Luca, introduzione commento a 1,1~9,50*, vol.1 (Brescia:

11 節所透漏的信息¹³。另有學者質疑，怎能單從敘述模式的雷同就片面斷定路加拷貝了其他文本，說不定正是他本人的獨家報導¹⁴。

結構分析

從上下文來看，路加採用了「夾心」的手法，巧妙地將「捕魚奇蹟」安插在一個非常特殊的位置，即前、後兩段都是有關耶穌治癒病患的敘述：四 38~41，耶穌治好伯多祿的岳母及各種病患和附魔人；五 12~16 耶穌治好一個癩病人。如果從這些敘述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在「行事」方面具有大能的主；那麼，毫不誇張地講，在以「言語」(λόγος/ ῥήμα) 表述為重頭戲的「捕魚奇蹟」中¹⁵，聖史路加要特意地向我們展示一位在「說話」——出命、召喚——也極具權威的主。其實，不單是《路加福音》，四部福音書都在交錯地為我們呈現耶穌「行事說話都有權力」，只是這個高峰一定得凸顯在復活的背景之下，直到與復活之主相遇後才被厄瑪烏二徒親口證實（路廿四 19）。

Paideia, 2005), p.269.

¹³ G. Rossé, *Il vangelo di Luca, commento esegetico e teologico* (Roma: città nuova, 1992), p.173; J. Ernst, *Il vangelo secondo luca*, p.252 ; J. Schmid, "il nuovo testamento commento", *L'evangelo secondo luca*, vol.3 (Brescia: Morcelliana, 1961), p.158 ; R. Lavatori, *Ritratti del vangelo di Luca, persone e relazioni* (Bologna: EDB, 2001), p.28.

¹⁴ J. Schmid, *L'evangelo secondo luca*, p.158.

¹⁵ M. Grilli, *L'opera di Luca*, 1. *Il vangelo del viandante* (Bologna: EDB, 2012), p.64.

再者，路加並沒有像其他聖史那樣將「召選宗徒們」的段落置於耶穌公開行實之前；相反，在召選宗徒（第五章）之前，路加就不吝言辭地鋪陳了一個別具特色的行文語境，便於向讀者展示一位以權柄和能力公開生活的人子、天主子：

A 耶穌開始傳教時，約三十歲，人都以他為若瑟之子（三 23）；

B 耶穌因聖神的德能，回到加里肋亞，名聲傳遍臨近各地（四 14）；

C 他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受到眾人的稱揚（四 15）；

C' 耶穌下到加里肋亞的葛法翁城，就在安息日教訓人，人都十分驚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話具有一種權威（四 31~32）；

B' 他的名聲便傳遍了附近各地（四 37）；

A' 又有些從許多人身上出來的魔鬼吶喊說「你是天主子！」他便叱責他們，不許他們說話，因為他們知道他是默西亞（四 41）。

由此不難看出，聖史路加在經文的框架上刻意設計了一個交叉對偶的平行手法，從而使敘述結構互為補足和呼應。或許聖史也在含蓄地提醒讀者：耶穌說話、行事方面的大能和主動性，優先於宗徒們在聖召上所表現出來的能動性；更好說，在宗徒們決志跟隨耶穌之前，這位大能的「師傅」就足以保證讓宗徒們的聖召變得更純、更真¹⁶。

¹⁶ G. Rossé, *Il vangelo di Luca*, p.169.

聖史路加如此的匠心獨運，意在啓發我們聖召的魅力之所在：在捕魚奇蹟前，伯多祿對「耶穌」的名號早已如雷貫耳，或許目睹過耶穌，至少應該聽聞了在葛發翁城（伯多祿之城）一帶所發生的諸多奇蹟異事；但伯多祿定力很深，心無旁騖，一如既往地做本分漁夫，終於在某個屬於他的時刻，他的人生（生命）才迎來了關鍵性的轉機：爲耶穌捕獲，滿載而歸！

經文剖析

1~3 節：Ἐγένετο δὲ ἐν τῷ τὸν ὄχλον ἐπικεῖσθαι αὐτῷ καὶ ἀκούειν τὸν λόγον...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αὐτὸς ἦν ἐστῶς παρὰ τὴν λίμνην Γεννησαρὲτ... καθίσας δὲ ἐκ τοῦ πλοίου ἐδίδασκεν τοὺς ὄχλους.

有一次，耶穌站在革乃撒勒湖邊，群眾擁到他前要聽天主的道理.....耶穌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群眾。

首先，(καὶ) Ἐγένετο δὲ 是《路加福音》希臘文本的專愛。這一固定的語法結構也折射出聖史在參照《七十賢士譯本》時所保留的閃族特色（希伯來文法的希臘直譯）¹⁷。思高聖經將之譯爲「有一次」，其他常見的翻譯有「那時」、「那時候」；從字面上也可以表述爲「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等等。需注意的是，在某些特定的語境下這一固定的組合形式所要表達的含義遠不止於此；且從上下文結構來看，(καὶ) Ἐγένετο δὲ 常有「啓下」的

¹⁷ F. Bovon, *Luca, introduzione commento*, p.270; G. Rossé, *Il vangelo di Luca*, p.171.

作用，以「如此這般地」開啓一段新的敘述。

路加筆下，它的作用或許也在於強調和突出，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因為經文已經進行到了某些關鍵的事件或時辰¹⁸。如此說來，我們不妨假設 Ἐγένετο δὲ 在當前的語境下，更是強調「捕魚奇蹟」在伯多祿生命中所具有的事效性和時效性，而非偶發。正如在前文所提，雖然伯多祿已經聽聞了耶穌，但屬於他的那個決定性時辰尚未來到，或更好說是因為人子既定的時辰還沒到，所以伯多祿能夠心如止水、一如既往地打漁。終於，這個特定的時刻、特定的事件即將「如此地」(Ἐγένετο δὲ) 臨到他身上。

學者們一般認為，無論是「加里肋亞海」、「革乃撒勒湖」，或者，有別於對觀傳統的「提庇黎雅海」(若六 1、23，廿一 1)，

¹⁸ 亦參：匝加利亞的蒙召(一 8、23)；依撒伯爾充滿聖神(一 41)；凱瑟上諭(二 1)；聖母分娩日期(二 6)；耶穌受洗(三 21)；耶穌召叫門徒之際(五 1)；耶穌祈禱之際(六 12)；耶穌前往納因城(七 11)；耶穌平息風浪(八 11)；伯多祿的宣認(九 18)；八天後，耶穌榮顯聖容及祈禱時(九 28-29)；耶穌被接升天的日期(九 51)；耶穌祈禱之際教授天主經(十一 1)；拉匝祿臨終之際，也即天使迎接之時(十六 22)；耶穌榮進耶京(十九 29)；上墳的婦女們正疑慮之際(廿四 4)；厄瑪烏二徒正談話時(廿四 15)；耶穌降福門徒之際被接升天(廿四 51)。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在耶穌受難史的敘述中，路加不再以大家習以為常的希臘語法結構「(καί) Ἐγένετο δὲ+動詞」，反之，推陳出新地借用「καί+動詞」的直接形式來表述所發生的事件或時辰(廿二 39，廿三 1、26、33、44)。好比交響樂中先是慣常的輕柔曲線，正當大家稍有懈怠、心思安眠之際，突然曲調驟轉達到高潮。

無非是同一湖泊的不同別稱¹⁹。但聖史路加不同於瑪竇和馬爾谷，只稱「革乃撒勒」為「湖」。之所以用「湖」取代「海」，大部分學者們都主張這是取決於路加的一個國際性視野，因為凡熟識地理的人都不會將地中海區域一個小地方的湖泊誇大其詞地稱之為「海」。別忘了，聖史路加曾做過保祿宗徒傳教途中的旅伴和私人醫生。根據《宗徒大事錄》的記載（從十六10開始，直到本書末），這位弟子常伴隨保祿左右，環遊世界宣講福音²⁰。雖然路加這一常識性的更正看似毫不起眼，卻也含蓄地提醒我們聖召的另一份美：如此偉大的一個事件（天人相遇），卻包含超越之天主的屈尊和俯就，換句話說，聖召也可能發生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亦如納匝肋²¹。

另外，從整體的連貫性來看，路五 1~3 這三節並非一個獨立的存在；從構思上，可說是為之後的捕魚奇蹟做了一個教會論的鋪陳。不僅如此，整個路五 1~6 也都被定格在一個教會論的框架下²²。這個背景非常值得我們留意：

- ◇ 角色人物——耶穌，群眾，漁夫們；
- ◇ 事件——群眾（前來，跟隨）聽道，耶穌公開佈道。

¹⁹ C. G. Kruse, *Il vangelo secondo Giovanni, introduzione e commento* (Chieti-Roma: GBU, 2007), p.514.

²⁰ J. Ernst, *Il vangelo secondo luca*, p.252 ; R. Lavatori, *Ritratti del vangelo di Luca*, p.29.

²¹ 天使報喜前，似乎天主先得觀瞻一番地球儀，精確定位中亞、中東、巴勒斯坦、以色列、加里肋亞、納匝肋以及納匝肋的小屋。

²² G. Rossé, *Il vangelo di Luca*, p.169.

路加行文至此，似乎完全沒有宗徒的身影和參與，就算路五 2~3 也只是泛泛地提及漁夫西滿正在洗網。之所以是「泛泛地」，因為這個漁夫也可能是偶然性的任何一位。我們不妨假設這樣一個場景：群眾緊緊地跟隨耶穌，渴望聆聽天主聖言；正當耶穌給眾人施教時，那幾位還未蒙召、不知名的宗徒卻正忙著洗網。突然，那一刻，耶穌主動進入了這群整夜勞苦後一無所獲的漁夫們中間；也許當時西滿伯多祿的內心並不見得有多麼鬱悶和憤懣，因為半生打漁的生涯已讓他對勞而無功的命運習以為常，甚至有些麻木。但正是在這樣一個不見得將有什麼新鮮事發生的沉寂中，耶穌偏偏登上了他的漁船，以更為親近的方式首先邀請他同群眾一起聆聽天主聖言（3 節），之後，才以捕魚奇蹟讓漁夫西滿及其同伴迎來生命的春天。

4 節：ὥς δὲ ἐπαύσατο λαλῶν, εἶπεν πρὸς τὸν Σίμωνα Ἐπανάγαγε εἰς τὸ βάθος καὶ χαλάσατε τὰ δίκτυα ὑμῶν εἰς ἄγραν.

一講完了，就對西滿說：「划到深處去，撒你們的網捕魚吧！」

耶穌突然出命，而且連用了兩個命令式的動詞：Ἐπανάγαγε（〔你們〕划船）；χαλάσατε（〔你們〕撒網）。或許，聽道的西滿確實被天主聖言深深地吸引了；但不同於之前的麻木，此時的西滿正浸淫於對天主聖言的深深癡迷而無法自拔，以至於耶穌不得不重新將那個迷失（入迷）的西滿喚醒，且重複性的命令，「划

船，撒網吧！」由此，我們也可以確證，天主聖言的的確確是每一份蒙召者願意為之真正而唯一冒險的癡情。

8 節：ιδὼν δὲ Σίμων Πέτρος προσέπεσεν τοῖς γόνασιν Ἰησοῦ λέγων· Ἔξελθε ἀπ' ἐμοῦ, ὅτι ἀνὴρ ἁμαρτωλὸς εἶμι, κύριε.

西滿伯多祿一見這事，就跪伏在耶穌膝前說：「主，請你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

此處，「西滿+伯多祿」的重名提法在《路加福音》算是唯一的一次。路加習慣上將宗徒之長的這兩個名字分開或統一並稱：要麼「西滿」，要麼「伯多祿」，要麼是固定形式的統稱「號稱伯多祿的西滿」（路六 14；宗十 5、18、32，十一 13）。所以，有學者據此而主張路加很可能參照了其他源流，可能是某個先於路加的版本，說不定也可能正是若廿一 2、3、7、11²³。

關於本段敘述中伯多祿的宣認，學者們中也不乏有持懷疑態度者，理由是「若果真魚太多，船很小，都應該無立足之地了，怎還容得伯多祿屈膝下跪？」²⁴對此，只有極少數學者從倫理角度，即認罪的幅度予以解讀²⁵；其他多數學者都更傾向

²³ Ibid., p.173.

²⁴ G. Rossé, *Il vangelo di Luca*, p.173.

²⁵ R. Lavatori, *Ritratti del vangelo di Luca*, p.35. 也有學者嘗試從「罪」在德語的字根及最原初的意義（偏離，未達目標）來解釋天主之於人在本質層面的天壤之別。從這個角度看，也完全不同於若望所意指的一個特殊缺乏，如此，也間接否定了倫理層面的含義。

於「主顯性」的分析²⁶。正如舊約中的梅瑟和依撒意亞先知，在面對赫赫威嚴的天主和祂的超越時都不由自主地意識到了自身的卑微、不堪和罪過。新約中最明顯的例證就是當多默宗徒與復活主相遇後所發出的那聲膜拜：「我主！我天主！」

另外，從伯多祿對耶穌的稱呼也印證了「主顯性」解讀的可靠性。在《路加福音》中耶穌一直都被人單調地稱作「師傅」（除十七 13「師傅，耶穌」外）；甚至連宗徒們自始至終從未稱呼他為「拉比」。此刻，伯多祿口中「主」的稱呼確實遠遠超出了普通「老師」的範疇；從這個角度也暗示了伯多祿在宣認一位至高無上的大能者²⁷。

五 10~11 : καὶ εἶπεν πρὸς τὸν Σίμωνα ὁ Ἰησοῦς· Μὴ φοβοῦ· ἀπὸ τοῦ νῦν ἀνθρώπους ἔσῃ ζωγράων. καὶ καταγαγόντες τὰ πλοῖα ἐπὶ τὴν γῆν ἀφέντες πάντα ἠκολούθησαν αὐτῷ.

耶穌對西滿說：「不要害怕！從今以後，你要做捕人的漁夫！」他們把船划到岸邊，就捨棄一切，跟隨了他。

此處，也可能是路加筆下伯多祿蒙召最具特色的地方。按一般邏輯，當伯多祿公開向主投誠後，接下來的劇本就應該順

Cfr. E. Schweizer, "Nuovo testamento", *Il vangelo secondo Luca*, vol.2 (Brescia: Paideia, 2000), pp.106~107.

²⁶ M. Grilli, *L'opera di Luca*, p.65.

²⁷ R. Lavatori, *Ritratti del vangelo di Luca*, p.35.

理成章道：「好，不錯，來跟隨我！」可惜，這個「跟隨」的召喚始終沒有出自耶穌之口，甚至與「跟隨」相關的情愫也只微弱地在本段結尾處（11 節）才被提及。於是，有學者認為路五 1~11 更接近谷一 16~20，而非若望傳統：畢竟若望筆下的捕魚奇蹟被置於復活顯現的背景之下。相較而言，「漁人漁夫」的應許植根於啓示性的背景下似乎更為恰當。當然，路五 10 一句也絕非是對谷一 17 的移花接木，因為二者也有可能是相對獨立的平行對觀，其共同源流或許正是傳統的言語錄 (*Logion*)²⁸。

根據大部分解經學者的意見，此段敘述為路加算不上一個完全（完整）意義上的召喚，而更像是一段關於聖召的平鋪直敘，藉以彰顯耶穌言語所有的權柄足夠確證對伯多祿的「應許」²⁹。而且從時態來看，既沒有採用完成式（「已經」），也沒有使用命令式（「必須」）；反之，採用將來式「〔將〕要……成為漁人的漁夫」。

無論如何，儘管只是先知性的應許，但這個召喚的確已經發生了效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捕魚奇蹟已經提前實現了，因為語法中有一個具體時間的設定——*ἀπὸ τοῦ νῦν*：「從今以後」。這個「今天」或「此刻」，不僅是給予聖召的一個明顯標識和確證，還包含天主的救恩此刻在罪人身上的實現和具體化。根據 Meynet 的觀點，由於耶穌所給出的是一個特別莊嚴

²⁸ F. Bovon, *Luca*, pp.275~276.

²⁹ J. Ernst, *Il vangelo secondo luca*, p.252 ; G. Rossé, *Il vangelo di Luca*, p.173 ; R. Lavatori, *Ritratti del vangelo di Luca*, p.28.

和隆重的承諾，所以，這一句也不啻為整個路五 1~16 的核心和鎖鑰³⁰。因此之故，有學者從「應許」的角度出發，主張將伯多祿的蒙召和聖保祿宗徒的蒙召平行對觀³¹，對此我們不做發揮。

無論如何，「從今以後」已經算是主耶穌開放性的、主動的邀請和初步的確證。實際上，一直到耶穌升天之後伯多祿才真正開始履行其使命；所以在堅固他的弟兄們之前，在讓別人重生之前，伯多祿的聖召歷程中也少不了一段屬於自己的刻骨銘心的逾越、重生。

另外，此時的伯多祿也已經透過一種更為親近的方式（從他的船上）聆聽了耶穌的宣講；正是從此刻，他學會並願意嘗試以一種更為確切的方式來實踐福音勸諭，於是他捨棄了一切，跟隨主。於是乎，耶穌也就沒必要再對他直言「來，跟隨我」了；因為福音的種子——此刻——已經在「願意」的心田扎根。一旦人對聖言開放地接納，屬於聖召的那份自覺也隨之萌生。

其實，對觀福音一直都隱約地給我們呈現從「聽見」到「看見」的走向。若將對觀福音大致分作「聽」和「看」的前後兩大部分：前者是耶穌公開生活的啓示；後者是復活奧蹟下的顯現。雖然後者在全部的福音敘述中僅占極小的篇幅，但並不掩蓋其在「質」上的絕對比重；因為在復活的奧蹟中，最振奮人

³⁰ R. Lavatori, *Ritratti del vangelo di Luca*, p.37.

³¹ E. Schweizer, *Il vangelo secondo Luca*, p.103.

心的宣報無疑是「我（們）看見了主！」但在逾越奧蹟之前，無論是天父或耶穌本人都邀請、召喚人「聽從」福音和「愛子」：

- ✧ 耶穌公開生活的起點——約旦河受洗——「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瑪三 17 // 谷一 11 // 路三 22）；
- ✧ 耶穌公開啓示的高峰——大博爾山榮顯聖容——「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揀選的，你們要聽從他」（瑪十七 5 // 谷九 7 // 路九 35）。

如果將加里肋亞海的召喚也納入這個「聽」的幅度中，不妨說，宗徒們確實「聆聽並聽從」了耶穌，更爲此捨棄了一切，來回應主。他們願意更多地聽祂，而且聽得更多。所以，此時伯多祿所領受的召喚還只屬於第一階段的「聽」的功夫；他「看見」的福分，仍需等候基督復活的光照，同時，也必須得經歷自身逾越的陣痛。

也有學者提出，聖史路加如此一番良苦用心，實則要區分宗徒身分與宗徒職分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³²。若從語法上分析，路加並沒有使用指示性名詞「漁夫」（即「你要做漁夫」），卻是選用動詞 *ζωγρέω*（捕捉，生擒）的現在分詞形式，即「打漁者」。如此一來，路加清晰地、動態性地便將宗徒的職分表達了出來。換言之，「宗徒」（或門徒）絕非一個頭銜，抽象概念，而是一個職分；此職分要求蒙召者成爲其使命活生生的詮釋者，在勤奮、作工的狀態中勉勵生活出聖召的價值和意義。關於 *ζωγρέω*，我

³² R. Lavatori, *Ritratti del vangelo di Luca*, pp.39, 42.

們也可在《七十賢士譯本》中找到其他意指，即那些戰爭中的倖存者、獲救之人³³。或許路加也是要藉此指出：在塵世的戰場上有太多被俘、敗兵之將，聖召的使命（做使徒）首先在於釋放人，從而將人導入生命³⁴。

最後，從神學角度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路加在捕魚奇蹟的敘述中，從始至終都未提及「救恩」一詞，甚至是與之密切相關的詞彙³⁵。這對以救恩論著稱的《路加福音》是極為罕見的，毫不誇張地講，這是一個極大的例外，更何況本段敘述不僅有著濃重的教會論色彩，而且為初期教會的宗徒團成員不啻為至關重要的核心事件。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聖史路加並未在此附上任何的救恩色彩，是何緣故？路加粗心大意，還是別出心裁？下面我們嘗試從福音慣用的走筆技巧和神學構思上，對《路加福音》有關「救恩」術語的應用作一梗概解析：

- ◇ 「服從」+「救恩」：如匝加利亞（一 20）或瑪利亞，洗者若翰（三 6、8，八 12）。
- ◇ 「信德」+「救恩」：最具代表性的是「你的信德救了你」（七 50，八 48，十七 19，十八 42）或「只管信」（八 12、50），還有「赦罪」或「治癒」（七 48，十三 12、6，十九 9~10）。
- ◇ 「跟隨」+「救恩」：九 23~24、57~62，十八 18~30。

³³ R. Lavatori, *Ritratti del vangelo di Luca*, p.38.

³⁴ G. Rossé, *Il vangelo di Luca*, p.175.

³⁵ E. Schweizer, *Il vangelo secondo Luca*, p.107.

綜上所述，「跟隨」與「救恩」在《路加福音》中只有三次被關聯起來，但較為明顯的提法是第一次：九 23~24「跟隨的代價」。路加將之穿插在耶穌首次逾越宣告後（九 22），及榮顯聖容之前（九 28~36）³⁶；更宏觀的背景，即將結束公開行實，決志上耶路撒冷城之前（九 51）。或許路加意在提醒我們，「跟隨」絕非一個單純的事件，或者，一勞永逸。「跟隨」與救恩性的逾越奧蹟密切相關，換言之，聖召「跟隨」之旅既是邁向逾越奧蹟的光明之路，也是身上時常帶著死狀的十字苦路，這些經驗在聖召路上都有著救恩的價值。因此，聖召「跟隨」本身也就成了一個動態的、活力的、有效的經驗。

（二）若望筆下的「那人、那海、那份召呼」（廿一 1~19）

經文源流

從經文編輯來看，幾乎所有的聖經學者都一致認為《若望福音》的完整結構應止於廿 30~31；最後一章應出自另一手筆的若望傳統³⁷。然而，在所有的手抄本中卻都有廿一章這段落，可見這最後一章確實也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插文³⁸。雖然

³⁶ 與其他兩部對觀福音（瑪十七 1~13；谷九 2~8）相比較，路加筆下的榮顯聖容敘述更強調耶穌的「出谷」，即逾越色彩（路九 31）。

³⁷ Y. Simoens, *Secondo Giovanni, una traduzione e un'interpretazione* (Bologna: EDB, 2000), p.821; V. Mannucci, *Giovanni il vangelo per ogni uomo* (Brescia: Editrice Queriniana, 1995); S. Grasso, *Il vangelo di Giovanni commento esegetico e teologico* (Roma: città nuova, 2008), p.784.

³⁸ C. Buzzetti, "Ut unum sint", *Il vangelo di Giovanni* (Roma: Istituto di

捕魚奇蹟的召喚也出現在若望最後的插文中，但其作用遠不如在路加筆下的效果；而且同樣的敘述在若望的構思中，也只占次要的比重³⁹。從內容來看，學者們也大多認為廿一章不僅在表達手法上更傾向於寓言和象徵⁴⁰，而且神學思想上也散發著濃郁的「教會論」色彩⁴¹。甚至有人根據某些句式結構臆斷，這個敘述可能受到了路加的影響（若廿一 4 // 路廿四 13~35⁴²；若廿一 5 // 路廿四 41）⁴³。

結構分析

有學者提出：此段敘述比較合理的位置，應該是在廿 21~23 之前，否則難以解釋為何宗徒們會在領受使命之後仍舊歧途彷徨⁴⁴。相較而言，若從編輯批判，即合理的時間順序上來看，四部福音書中唯獨聖史瑪竇的編輯更可靠、更邏輯性地敘述了復活顯現的高峰和啓示的圓滿⁴⁵。

筆者願意忠實於現有的編輯模式，前提是將加里肋亞海的復活顯現視作耶穌對門徒的第二次（決定性）啓示。因為從福音

Teologia a distanza Centro, 1984), p.187.

³⁹ Ibid.

⁴⁰ G. Zeyini, *Vangelo secondo Giovanni*, p.308.

⁴¹ Ibid., 1987, p.314 ; J. Ernst, *Il vangelo secondo luca*, p.251; Y. Simoens, *Secondo Giovanni*, p.821.

⁴² S. Grasso, *Il vangelo di Giovanni commento*, p.786.

⁴³ V. Mannucci, *Giovanni il vangelo per ogni uomo*, p.826.

⁴⁴ C. G. Kruse, *Il vangelo secondo Giovanni*, p.515.

⁴⁵ C. P. Thiede, *Pietro*, p.139.

資訊也不難看出，即便是見證了空墳和復活的事實，宗徒們的信德還尚未成熟（瑪廿八 17；谷十六 8、11、13、14；路廿四 11~12、37~39、41；若廿 9、25、29、31）。

大部分學者們都將最後的廿一章劃分為三大部分⁴⁶，我們只著重分析前兩部分：

1. 耶穌在提庇黎雅海邊的顯現（1~14）；
2. 耶穌託付使命與伯多祿（15~19）；
3. 耶穌所愛門徒在教會內的使命及福音的第二結語（20~25）。

經文剖析

1 節：Μετὰ ταῦτα ἐφάνερωσεν ἑαυτὸν πάλιν ὁ Ἰησοῦς τοῖς μαθηταῖς ἐπὶ τῆς θαλάσσης τῆς Τιβεριάδος· ἐφάνερωσεν δὲ οὕτως.

這些事後，耶穌在提庇黎雅海邊，又顯現給門徒；他是這樣顯現的。

Μετὰ ταῦτα，思高聖經中譯為「這些事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詞彙本身也隱含時間上的一段間隔。從上下文的結構安排來看，*Μετὰ ταῦτα* 也確實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從詞源的應用上看，同樣的 *μετὰ ταῦτα* 還出現在最後晚餐，耶穌對伯多祿的預言中：*γνώσῃ δὲ μετὰ ταῦτα*（十三 7：「現在不...以後...」）。如此一來，它所蘊含的深意就更加明顯了：聖史若望將同樣的斷句單單貼合在伯多祿身上，或許正是要暗示伯多祿：聖召包括

⁴⁶ G. Zevini, *Vangelo secondo Giovanni*, p.305.

一段成熟和圓滿的時刻⁴⁷，無論是從加里肋亞湖再到加里肋亞海，還是從最後晚餐廳到復活的顯現。

希臘語動詞 *φανερῶ* 從未出現在《若望福音》廿章有關復活顯示的敘述中，甚至新約其他的作者也很少用它來表述耶穌的復活顯現，對觀福音中更是寥寥無幾（谷四 22，十六 12、14）；而在若望筆下，*φανερῶ* 通常只用於耶穌自我啓示性的表述（一 31，二 11，三 21，七 4，九 3，十七 6）。如此刻意的做法，或許暗示讀者：即將發生的，絕不僅僅是一個「肉眼可見」的顯現，更甚地，它本身也具有啓示的效力；而從顯現的環境上來看，也不再是封閉的密室⁴⁸。

另外，《若望福音》中只有兩次明確地提及「提庇黎雅」這一地點。第一次出現在增餅奇蹟後、生命之糧言論前（六 23）：「然而從提庇黎雅有別的小船來到了，靠近人們吃餅的地方」（*ἄλλα ἦλθεν πλοῖα ἐκ Τιβεριάδος ἐγγὺς τοῦ τόπου ὅπου ἔφαγον τὸν ἄρτον*）。一個細微的差別就在於：若望在增餅奇蹟、生命之糧的語境下，只提及「提庇黎雅」地名，並不詳細言明「海」或「湖」。或許此處的「提庇黎雅」就只是象徵或寓意的表達；換言之，「提庇黎雅」代表的是一個事件（與生命之糧相關），而非地理位置。於是，有學者也嘗試將這兩次在靠近提庇黎雅發生的事蹟相互關聯，亦即將加里肋亞海邊的召喚，與增餅奇蹟所啓示的神聖奧蹟相關

⁴⁷ Y. Simoens, *Secondo Giovanni*, p.840.

⁴⁸ F. J. Moloney, "Sacra Pagina", *Il vangelo di Giovanni*, vol.4 (Torino: Elledici, 2007), p.478.

聯⁴⁹！毋庸諱言，聖召本身也緊密地與聖體聖事的奧蹟相連：聖召既出於基督的心意，又受到祂聖言的滋養，更在聖體聖事的奧蹟中達到圓滿和高峰。

3 節：λέγει αὐτοῖς Σίμων Πέτρος: 'Ὑπάγω ἀλιεῦν'

西滿伯多祿對他們說：「我去打魚」。

若望筆下的捕魚奇蹟的敘述，肇始於伯多祿那個重返加里肋亞的動機：「我去打魚」。伯多祿的這個舉動絕非單純地逃避或「重操舊業」，似乎也是對復活宣報的期待，因為其中涉及到了如何以及何處與這位復活之主相逢的關鍵。

在對觀福音所有關於復活事件的敘述中，我們不難發現，復活奧蹟的核心資訊不只包含一個宣報，「主復活了！我們看見了主！」更重要、也最容易讓人忽略的另一個資訊，乃是「重返加里肋亞」（瑪廿六 32，廿八 7、10、16；谷十四 28，十六 7；路廿四 6）。也有學者根據對觀傳統的復活宣報得出分析，傷心欲絕的伯多祿正是從那些由空墳歸來的婦女口中（瑪廿八 7 // 谷十六 7），才記起了耶穌在臨別前的叮囑（瑪廿六 32 // 谷十四 28）。故此，伯多祿才從迷失中豁然開朗：原來在耶京的復活顯現之後，最決定性的相遇將發生在加里肋亞⁵⁰。

我們不妨假設，雖然伯多祿和其他宗徒們，以及熱心的婦

⁴⁹ K. Wengst, *Il vangelo di Giovanni* (Brescia: Queriniana, 2005), p.762.

⁵⁰ C. P. Thiede, *Pietro*, p.139.

女們都見證了復活之主的顯現，但大多是團體幅度下的顯現；至少根據若望的記載，到目前為止伯多祿仍未能單獨與復活之主相遇。如果說復活主日的清晨，耶穌首先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納，彌補了她「丟失主」的空虛；傍晚時分，耶穌又親自顯現給厄瑪烏二門徒，隨即除去了二人絕望的陰霾；之後的一周，在與多默的相遇中也解開了懷疑的心結。反倒是，作為宗徒之長的伯多祿依舊迷失，在這樣一種既渴望又害怕的糾結中，伯多祿只得退而求其次，「我去打魚」，無奈地退縮到加里肋亞重溫之前主給予他的那個應許，「主啊，你確實應許過，我將成為漁人的漁夫，可現在...你是不是改變主意了？主啊，難道你忘記、遺棄我了嗎？...」

雖然復活之主的確要在加里肋亞重新顯現，但無人知曉具體會是在哪裡（耶穌生前既沒有言明，復活的宣報中也沒有指明），這一點也非常值得關注。正如在加里肋亞湖的召喚，是出自耶穌的主動；復活奧蹟下的加里肋亞海之約，更是天主主動與人相遇。因此，恰恰是在這樣的一種尋覓、無厘頭中，可能連伯多祿本人也都不曾想到，復活之主偏偏會選在同一地點、以相同的方式重新與他相遇，並再次召喚他。或許，加里肋亞海為此時的伯多祿，才是唯一理想、能讓他心得安慰的所在。

這也是聖召最溫馨的特點：主認識我們每一位。祂懂我們，也知道哪個時刻為我們才最合宜，哪種方式為我們才是最相稱的。特別是在痛苦、彷徨和失敗中，祂不斷邀請我們踏上「重回加里肋亞」的旅程，更在我們迷茫的尋覓和回歸中，主動與

我們親近，讓我們驚喜和意外。

這才是伯多祿需要再次學習的：從漁夫成長為善牧！

4 節：Πρωίας δὲ ἤδη γενομένης ἔσθη Ἰησοῦς εἰς τὸν αἰγιαλὸν
已經到了早晨，耶穌站在岸上

一如聖史路加，聖若望在選詞造句上也尤其講究，他特別選用希臘詞彙 *ἔσθη*（站立，站在）來表達一個始料未及的事件⁵¹。路加的敘述中，耶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走進了伯多祿的生命，又出人意料地在捕魚奇蹟中將自己啓示給他。同樣在若望筆下，*ἔσθη* 一詞最大的特色就在於含蓄地給我們通傳耶穌顯現的方式，絕不同於以往：「來了」，「進來」（廿 19、24、26）；這裡幾乎並沒有動態的、可預知的幅度，而是突發性的、狀態性的「呈現、顯現」（臨在，在一起）⁵²，而且還是公開地、開放性地向所有人啓示自己。

15~17 節：Ὅτε οὖν ἠρίστησαν λέγει τῷ Σίμωνι Πέτρῳ ὁ Ἰησοῦς· Σίμων Ἰωάννου, ἀγαπᾷς με πλέον τούτων; λέγει αὐτῷ· Ναί, κύριε, σὺ οἶδας ὅτι φιλῶ σε. λέγει αὐτῷ· Βόσκει τὰ ἀρνία μου. λέγει αὐτῷ πάλιν δεύτερον· Σίμων Ἰωάννου, ἀγαπᾷς με; λέγει αὐτῷ· Ναί,

⁵¹ P. Camastra, *Yangelo secondo Giovanni* (Roma: Vivere In, 1979), p.396.

⁵² Y. Simoens, *Secondo Giovanni*, p.843.

κύριε, σὺ οἶδας ὅτι φιλῶ σε. λέγει αὐτῷ· Ποίμαινε τὰ πρόβατά μου. λέγει αὐτῷ τὸ τρίτον· Σίμων Ἰωάννου, φιλεῖς με; ἐλυπήθη ὁ Πέτρος ὅτι εἶπεν αὐτῷ τὸ τρίτον· Φιλεῖς με; καὶ εἶπεν αὐτῷ· Κύριε, πάντα σὺ οἶδας, σὺ γινώσκεις ὅτι φιλῶ σε. λέγει αὐτῷ ὁ Ἰησοῦς· Βόσκει τὰ πρόβατά μου.

吃完了早飯，耶穌對西滿伯多祿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比他們更愛我嗎？」伯多祿回答說：「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就對他說：「你餵養我的羔羊」。耶穌第二次又問他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伯多祿回答說：「主，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就對他說：「你牧放我的羊群」。耶穌第三次問他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伯多祿因耶穌第三次問他說：「你愛我嗎？」便憂愁起來，遂向他說：「主啊！一切你都知道，你曉得我愛你」。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羊群」。

從語法上來分析，所有格形式的 *τούτων* 大致有兩種譯法：

1. 若與隱含主語相關——「你」，「你比他們更愛我嗎？」
2. 若與明確的補語相關——「我」，「你愛我超過他們嗎？」

基本上，學者們都更傾向於第一種解釋，因為從整部福音的走向來看，伯多祿從一開始就不同於其他人，而且一直都試圖為耶穌辯護（六 68，十三 2~8、37，十八 10）⁵³。

⁵³ S. Grasso; E. Manicardi, *Generati da una parola di verità* (Gc 1, 18) (Bologna: EDB, 2006), pp.183~193; M. Orsatti, *Mi ami, una proposta*

另外，最核心的討論仍然是耶穌與伯多祿對話之間所呈現的文字遊戲：

ἀγάπη (愛) > φιλέω (希望你好)⁵⁴；

βόσκω (餵養) > ποιμαίνω (牧放)；

ἀρνίον (羔羊) > πρόβατον (羊群)。

前兩次，耶穌都用了感情色彩較為濃重的「愛」；而伯多祿的回答卻是含糊其辭的「希望你好」(表示一般的友情)⁵⁵。最後的第三次對話中，耶穌和伯多祿都用了後一種表述。另外，耶穌每次問話之後都委託其牧羊職分，可見牧養教會並不是出於貪求私利，而是出於愛情和責任⁵⁶。

雖然大部分學者都同意：耶穌三問伯多祿，意味著三次賠補伯多祿對耶穌的否認⁵⁷；但筆者寧願從天主的治癒在聖經中的傳統表述另闢蹊徑。我們不妨說，天主偏好採用「正名之法」(對症下藥)治癒人的心理陰影：造世之初，女人因蛇而跌倒，時代末期，天主再次透過新厄娃與人立約以實現救恩計畫(創三14~15)；天主以洪水滅世，卻又透過虹霓立約以消除人對洪水之

per Gv 21,15 b, p.187.

⁵⁴ 對於 φιλέω 的翻譯，筆者更傾向於「希望你好」，而非「喜歡、喜愛」。

⁵⁵ C. G. Kruse, *Il vangelo secondo Giovanni*, pp.519~520.

⁵⁶ T. Vaglianti, *Vangelo secondo Luca/Giovanni*, p.823.

⁵⁷ G. Zevini, *Vangelo secondo Giovanni*, p.314; M. Orsatti, *mi ami tu più di... una proposta per Gv21,15b*, pp.183~193, in E. Manicardi, *Generati da una parola di verità (Gc 1, 18)* (Bologna: EDB, 2006); C. G. Kruse, *Il vangelo secondo Giovanni*, p.520.

災的恐懼（創九 13~16）；在曠野中天主命令梅瑟豎立銅蛇，去治癒先前被火蛇吞噬的靈魂，原本（火蛇）是讓人怕懼的、死亡的形像，最終（銅蛇）卻成爲得救的盼望（戶十二 4~9）。

試問，如此慈悲之主又怎忍心觸動並揭開伯多祿的舊傷疤？而且，當下與伯多祿相遇的還是一位復活之主，甚至，復活後的首次公開顯現中，耶穌也沒有責斥宗徒們忘恩負義，反倒是安慰「祝你們平安！」（路廿四 36；若廿 19）。即便是從耶穌所宣講的慈悲與寬恕資訊中，「賠補」的提法也頗爲勉強，如此慈悲之主，怎能記恨他人，而對罪人始終耿耿於懷？更遑論從宏觀上調和新約神學概念的完整統一與連貫。

綜上所述，筆者更喜歡從舊約天主治癒人的啓發來詮釋這番相遇和對話。

首先，耶穌三問伯多祿「你愛我嗎？」絕不是將伯多祿和其他宗徒們對立起來，更好是在提醒伯多祿「你（害怕）愛我嗎？你還（害怕）愛我嗎？」因爲愛的代價就在於「愛至成傷」。

其次，之所以重複同樣的問話，我們也不妨假設：其實耶穌並不期望伯多祿給出一個正確的、明確的答案，正如伯多祿所答覆，「主，你知道我愛你」。那麼，耶穌之所以三次詢問伯多祿，或許也有意在提醒伯多祿，「我當然知道你愛我，但你不要忘記了：唯有一樣才是最重要的——我愛你，鍥而不捨！⁵⁸」

⁵⁸ 或許，這裡也可以解讀爲：似乎天主偏愛一個罪人和有限的我。換句話說，似乎越是在軟弱不堪中，主的愛才越要彰顯其強大：治癒、更新、重生的能力。誠如聖保祿所表達的，「罪惡在那裡

在生命中與我們相遇的是一位「行事說話都有能力」的主——復活之主——祂有能力保證我們的聖召變得更純、更真！

19 節，*Ἀκολουθεὶ μοι.*

跟隨我罷！

從分段上，有學者提出從 19b 應該開始另一個新段落⁵⁹；也有學者主張，這最後的一句「跟隨」，更好是出現在路五 11⁶⁰。

跟隨，首先是一個本性層面的邀請和命令：做門徒就必須要付諸全部的餘生⁶¹。如果在復活光照下來解讀捕魚奇蹟的召喚，不難看出，到此為止伯多祿的聖召也才算圓滿，「跟隨」才真正體現出其所蘊含的全部深意⁶²。最終，耶穌再次主動地召喚了伯多祿，而伯多祿「此刻」才體會到跟隨的真正價值。

結 語

伯多祿的聖召，起始於加里肋亞海，也重拾於加里肋亞海。這是一個從應許啓程，又回歸應許的旅程。

越多，恩寵在那裡也越格外豐富」（羅五 20）。天主再造之恩，遠比罪惡摧毀人的能力更偉大！

⁵⁹ K. Wengst, *Il vangelo di Giovanni*, p.770.

⁶⁰ E. Schweizer, *Il vangelo secondo Luca*, p.105.

⁶¹ F. J. Moloney, *Il vangelo di Giovanni*, p.486.

⁶² Sant' Ambrogio, *Commento al Vangelo di Luca* (Roma: città nuova, 1966~1968), p.51.

透過對捕魚奇蹟中的伯多祿蒙召的簡要分析，不難發現，雖然兩段經文（路五 1~11 和若廿一 1~19）分屬不同的源流，在編輯上有著不同的傳統，而且在選詞造句上也各有特色，但絲毫不妨礙將兩者平行對觀。尤為重要的是，其中所蘊含的神學思想異曲同工，遙相輝映，相輔相成。為此，我們不妨假設加里肋亞的召喚真的發生過兩次，只不過前者更注重「已經和尚未」的幅度，後者卻是「圓滿和實現」；正因為有兩段不同捕魚奇蹟的敘述，伯多祿的蒙召歷程才顯得更加完整。

另外，從實踐靈修層面來講，也許路加筆下的伯多祿蒙召更適用於聖召啓蒙的反省材料，而若望筆下的伯多祿蒙召更適用於對旅途中聖召的反省和更新。

雖然在路加筆下，從始至終都沒有涉及到任何與「救恩」相關的術語，似乎也沒有實質性（救恩性）的「跟隨」的召喚，但聖召的開放性即在於此：它本質上還是一段天人相遇的經驗，而這份相遇從本身而言就是救恩性的表達。從這層含義上來理解，蒙召者的回應與否，以及程度和深度如何，並不妨礙天主救恩意志與神聖愛情的主動與開放。

正如復活奧蹟的核心是邀請人赴約——「重回加里肋亞」；為此，每位基督徒該如同伯多祿一樣，在聖召之旅中必須得經歷一個不斷的「回歸」和尋覓，直到與復活之主面對面的相遇。

從聖召在舊約的啓示中也不難發現：蒙召經驗既有一個團體性的幅度，也不缺乏位際性的經驗。天主在與以民的交往中，絕不僅是一位家族式的神（存在），而且還是一位生活的、位際

性的天主；正如舊約傳統稱天主是「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的天主」，同時也承認這一位是「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

每位基督徒（特別是度奉獻生活者）的聖召之旅，也應是同樣的一個軌跡：不忘初心，方能始終！聖召的真正起點和唯一終向都在復活的主那裡，除非與之相遇否則無法歷久彌堅。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